

經部

誠齋易傳卷六

宋　楊萬里　撰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之元亨利貞非乾之四德也亨貞而已故彖曰大亨以正至于八月非必至遯遯而後為八月也陽進上窮陰生下反反而再進然後為遯則猶隔之以泰大

壯夬乾姤也陽未消而曰消不久何也盖消不在遯而在臨臨之消不在初九而在九二自坤之初六為復之初九與坤之六爻而七故曰七日日陽也七與初皆陽也曰来復者聖人喜一陽之来歸也自坤之六二為臨之九二與坤之六爻而八故曰八月月陰也八與二皆陰也曰有凶者聖人戒四陰之猶盛也九二以二陽之進逢四陰之阻不曰凶乎六三一陰已在前矣廹切近矣不曰消不久乎二君子方来而

四小人未去君子可不戒乎若侯至於遯而有凶則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舜以一臨四周公以一臨三孔子以一臨一故舜之流放周公之東征視孔子兩觀之役為難自一卦言則二陽對四陰為君子寡而小人衆自六爻言則六三一爻為小人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浸而長說而順君子之亨也剛中而應君子之正也

剛以驟而長長必易消剛以狠而進進之不順剛以過而忤忤必不應浸而長則莫之忌說而進則莫之拒中而和則莫之違能此三者則大亨矣然必正而後可是三者有一不正浸則姦說則諂和則流蓋正者天之道也浸謂二陽未大盛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無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以地臨水以上臨下之象也澤之潤萬物

有與而无竭君子以之教人而不倦地之容萬物有受而不隔君子以之保民而无外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君子之學豈不欲有臨哉臣之臨事臨民君之臨天下均臨也初九當陽長之初處位下之極而其名實氣志已足以感動六四近君之臣此必有不介而合不沽而售者初九宜起而從之不可失也方且守貞固以為吉者蓋士之從人患不在審而在於果近臣

賢且正乎四皓從子房近臣不賢且不正乎兩生拒叔孫不然有從无審如固從憲融從冀邕從卓劉柳從叔文吉乎故曰志行正也非不欲行志也惡不正也咸感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初九居下而不輕從近臣宜也九二當剛長之運感六五之君得大臣之位吉矣无不利矣何嫌何疑而未順君命乎蓋君之於臣非致敬盡禮道合志同則

不足與有為也可以順命則赴之如決流如轉規未可以順命則守之如介石如移山故武丁一君甘盤傅說巽去就武王一聖太公伯夷巽顯晦伊尹孔明一身於成湯先主巽後前九二之於六五何必汲汲於合哉且六五中順之君虛心以俟九二而不能必其從而況强愎之君乎二陽方長千載一時也而初九守貞固九二未順命則衆陰可得而忌之乎忌且不得而忌而況得而害之乎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剛長之世將泰之世也故初九升聞之君子九二得位之君子六四好賢之近臣六五任賢之大君上六厚德樂善之長者小人在位者六三而已以陰柔之資據二陽之上自知其位之不當自疑夫二陽之見逼然孤而无與亦何能為哉挾兌說之極行甘諂之言容而已然君子可不憂乎彼雖甘諂而不獲利也

吾亦憂之而後咎不長也不然子西曬白勝死於白勝五王輕三思死於三思甘可信乎故曰言甘誘我也防誘者昌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剛多善亦不必偏善柔多不善亦不必偏不善士君子何必資禀之同哉六四之至臨以巳之至柔臨初九之至剛而能以柔應剛相與應感而惟恐初九之不我從此其所以柔而无咎宜聖人賛以位之當而

非竊位蔽賢者與師德薦仁傑蕭嵩薦韓休庶乎臨之六四矣師德容仁傑者也嵩非容休者也師德賢而嵩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臨九二剛中之臣未嘗自任其聰明睿知也是宜為君者也而曰知臨何也惟不自任其知而兼衆智是以大其智故曰知臨又曰大君二帝三王之聖一也舜曰大舜禹曰大禹好問拜昌言

而已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君子有志不得行无位也盖有有位而不能行其志者矣竊位之徒是也然則勿病无位病无志有志矣有位可行也无位亦可行也臨之上六是也上六无位而能以厚德樂善之志從二陽之君子吉孰大焉又何咎矣故祁奚之免叔向在於請老之後非有位也吕强之庇黨人乃无寵任之柄非有力也君子病

无志耳嗟乎臨之世二陽方長而六五之君主之六四之近臣應之上六无位之賢者亦厚之君子之逢斯世何其幸哉下卦為内志在内從二陽也上六何以從二陽曰陰從陽上反下敦厚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上示下瞻之謂觀下之觀上其猶觀祭乎觀祭者不於其薦於其盥當盥酌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誠

及薦獻多品之後乃以一誠託萬物以誠託物誠始衰矣上之化下爲盥而不爲薦則孚誠有諸中而顒肅應於下矣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教莫大於觀感而政令為下故曰大觀孰能大觀九五是也何大乎九五以中正也九五之聖人以陽剛之

資體中正之德形於上觀於下而天下之不中者中不正者正矣孰不內順而外巽心服而身化哉何其神也觀天之神道而法之耳天之神道安在哉中正而已四時不忒是天之中正也運四時而无形者莫如風此天之神也謂巽也感天下而无形者莫如誠此聖人之神也謂九五之中實也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立天下之中正惟天下之中正為能化天下之不中不正故既曰中正以觀天下又曰有孚顒若孚誠

也中庸曰至誠如神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而无不周故萬物曰見天王省天下而无不至故天下曰見聖人隨其地觀其俗因其情設其教此省方之本意也虞周時巡是也穆王之游始皇之巡武宣之行幸本意乎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九五大觀在上而初六遠之茲謂童觀童觀者蒙而无見也蒙而无見在凡民為可恕故无咎在君子為可責故吝驩兜之薦共工四岳之薦鯀一也而人不吝驩兜越人之彎弓兄之彎弓一也而人不怨越人所謂小人无咎君子吝也非无咎也不足咎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蒙而无見曰童有見而小曰闚有見固愈於无見也有見而小其愈於无見幾何六二之與九五正應也

非如初六之遠於五也然六二以陰暗之資亦安能觀九五之大觀哉不過小有所見而已故御事以東征爲艱子路以正名爲迂斯見也在女則貞在士則醜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必進忘其身必退忘其君皆失其道也欲進退不失其道其惟觀我生乎生出也才德自我出者也我之才德可以進而不進是使赤子不得乳其母也未可

以進而進是未能操刀而製錦也六三以柔居剛其位非正必進不可也以順應上其勢有牽必退不可也量己而為進退庶乎未失道也未失者非深許之辭也此亦學者事也若夫聖人仕止久速惟其可而已何必量己哉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己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九五有剛明之德而四近之故願仕而觀其光六四

俟明德之君而後進故其君尊尚之而賔其人下不輕一身則上不輕一士矣箕子近天子之光觀國也

王訪于箕子尚賔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民之善惡生於君君之善惡形於民九五欲觀巳之所生觀於民之君子小人而已天下皆君子耶我庶乎无咎矣天下有一小人耶其咎將誰歸故觀堯舜者以比屋觀文武者以羣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君子身有用舍志无用舍上九以剛陽之德而居一卦之極當无位之地而負達尊之望故其志未嘗一日不反觀其德之出於已者吾之德其皆君子耶乃无過咎何也吾之身不為天下之所用而吾之德為天下之所仰豈以身之約而志之安乎故曰志未平也子思之在魯子方之在魏裴晉公之在緑野其身彌退其憂彌重故君子無位而有憂小人有位而无

憂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食有梗治亦有梗梗食者齧梗治者決不齧則味不合不決則治不通嗑合也亨通也曰利用獄獄刑人之事也何利乎用獄也獄廢則梗存矣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卦形頤之象九四頤中有物之象三剛三柔分而不雜明而辯也震動離明雷震電耀明而威也六五以柔居五雖不當位然利在用獄不過剛也然則治獄者明以察情非矜其明威以懲惡非尚其威一聽於六五仁厚中和之君而已此先王治獄之本意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威取諸雷明取諸電然曷嘗黷刑哉以此明罰敕法而已罰者刑之薄法者刑之先先故知而不敢犯薄

故懷而不忍犯金作贖刑明罰也象以典刑勑法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屨校不懲必至荷校而械其首滅趾不誡必至滅耳而獻其馘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故庶頑以撻而格王駘以兀而賢朝為小人暮為君子豈特无咎而已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自二至五皆曰噬何也三臣分去惡之任一君當去

惡之主也然六二之去惡則為差易何易乎六二也及初九之淺也初與四為應四於卦為校二能絶其應而不通則四自孤而無與矣故吳濞非楚則反不決燕旦非上官則謀不發膚者患之淺鼻者氣之通豈惟六二以中之德而去惡哉亦居臣之位乘初九之上也故曰乘剛德與位偕又何咎矣六二六三六五有衆齒上下噬齧之象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之去惡視六二則難矣何難乎六三也九四為一卦之梗若腊之堅而難噬也噬之則遇毒而傷齒矣而况齒之弱者乎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剛决之位此弱於齒而噬夫堅者也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當也然則欲去惡者可使才不稱位乎百揆非舜則去四凶以安民祇以危民司寇非仲尼則誅正夘以治魯祇以亂魯然小吝而无咎者能度其才而噬其小者庶乎吝而不至於咎矣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一卦之梗也乾胏有骨之肉一味之梗也九四自為梗而曰噬乾胏噬之者誰也以九四噬九四也曷為以九四噬九四也以九四剛直之大臣噬九四强梗之大臣也居大臣之位而近君者豈一人而已哉舜與共驩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去共驩管蔡之强梗也故得金矢以鑽乾胏則骨去而肉可噬得剛直以去强梗則惡去而治可通金言剛矢

言直剛惡者為乾胏剛善者為金矢然猶曰利艱貞
吉蓋去惡實難非正固則必敗於怯漏於踈訓色變
怯也蓄宣章踈也然有强梗者天下之不幸去强梗
者聖人之不得已故曰未光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屯之九五陽剛之君而大正則凶噬嗑之六五陰柔
之君而噬强梗則无咎何也彼无助此有助也曷為
有助也噬嗑之强梗有三而六五以離明之君體中

正之徳又得三二剛正之助則去惡何難焉而况初九强梗之淺上九强梗之衰又皆无位而无勢其近君而逼者九四一臣而已而九四同位之剛直者自足以噬之至于六三亦協力以噬之若夫初九之强梗則六二已折其萌而噬其淺矣則六五之君何爲哉惟一上九惡積罪大之小人无位已衰者爾主之以六五中正之君輔之以九四同位剛直之臣加之以六二六三協力决齧之助則上九之乾肉何難於

噬哉故曰得當言勝其任也霍禹之兵權已解李輔國之過惡已極故宣帝代宗除之不難也然猶曰貞固危厲謹之至也去强梗除元惡豈可忽哉黄言中金言剛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初九滅趾故惡不行上九滅耳以聰不明使耳而聰聽而明則聞過而改久矣何至於惡積罪大而受大戮之凶乎商鞅不聽趙良之言蕭至忠不受宋璟之

諫故及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来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上卦本坤而上六之柔来文九二之剛文雖柔而質剛又中正故亨下卦本乾而九二之剛上文上六之柔文雖剛而質柔又非中正故小利有攸往乾下於

坤而中爻升于坤之上故為天文以乾坤之變言也離明炎上而艮止之則火之氣焰欝積光華而成文故為人文以離艮之體言也天文之著者三辰五行之象觀之可以察四時之變人文之著者三綱五常之典觀之可以成天下之化大抵質者物之辯文者物之雜周官畫繪之事雜五色曰玄與黄相次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賁天玄地黄火赤山青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賁解已見上賁文明之卦而大象言明不及遠言政不及獄明用於政則文不蔽明不及獄則明不矜明庶政離也无敢折獄艮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則文之所在也達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則卷斯文以飾一身初九以剛正之資秉文明之德而在下无位斯文其廢乎亦還以飾天下者飾一身而已斯文未廢也賁其趾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

行惟義所在而已義在仕舍徒而車義在止舍車而徒仕患无其時今居賁飾文明之時時患无所主今近六二文明之佐然初九舍乘車而從徒行者何也二吾近而非吾應也四吾應而吾遠也遠者不得從近者不强從何也義也夫以初九之賢也六二又賢也然初九猶不强從於六二非其與也賢而非其與且不從而况非其賢者乎故太公非不賢而伯夷不從之以諒武王侯霸非順指而嚴光不從之以事光

武初九賁世之放民也亦賁世之榮光也斯世而有斯人非榮乎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士有待而後發未有不待而發士有求而不應未有不求而應非珍身也珍道也珍吾道猶汙吾道而況貶吾道乎六二主一代文明之大臣也遠自坤之上六惠然而來以佐興文明之治者也然非六五文明以止之君有化成天下之文秉中正柔順之志以求

六二之飾也六二肯輕就乎故曰賁其須須来也亦待也意與於上吾與於下而已與許也故曰與上興也下有禮樂之文而上未遑君子惜其不待求而發上有禮樂之問而下无對君子恥其求而不能應雖然寧取房杜毋惜賈誼房杜不能必有能者矣至曰未遑舉吾道而委𦵏矣惜也誼知易之賁未知賁之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德盛在九三其千載一時乎其當堯之文章周之禮樂之世乎蓋九三處文明之任聚剛柔之文二與四以柔而文三之剛三以剛而文二四之柔制作備矣文物著矣譬之於物光華潤澤其如沃而濕之乎詩曰六轡如濡言光潤之至也夫立君臣父子之分以為禮樂法度之文鴻荒之世其理具其法隱伏羲之世其法立其文粗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矣既著矣又何加焉曰守之自天高地下之象

至卑遠堂高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之積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文之始難成而文之成易壞今賁飾之文如濡之著夫何為哉永貞固以守之則下不陵上卑不陵尊而萬民定天下安矣故周禮存則魯安周籍去則周衰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上九以乾文坤以剛文柔六四之柔從上九之剛可

謂有白受采之質矣然隔於六五而不得親受飾也賁如皤如其質可受上九之賁也白馬翰如其志願從上九之急也質美而受飾志急於從飾可也然隔於六五之君間而憂疑怨尤則不可也何也六五與六四其德同於柔順而相親非寇讎也故聖人釋其疑解其尤而曰位雖若隔而可疑德則相親而終无尤也故許行能使陳相不識陳良而徐辟能使夷之見孟子許行相之冦也辟非夷之之冦也婚媾之親

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文明以止之君無羣臣藻飾之業成天下文明之化六五其遂足乎曰未也方且垂雲漢昭回之光下飾丘園高蹈之士將以幣帛厚意之禮招而致之不使天下有一賢之遺文治有一毫之缺此賁之至盛也然聖人猶曰吝終吉者幣有所宜施亦有所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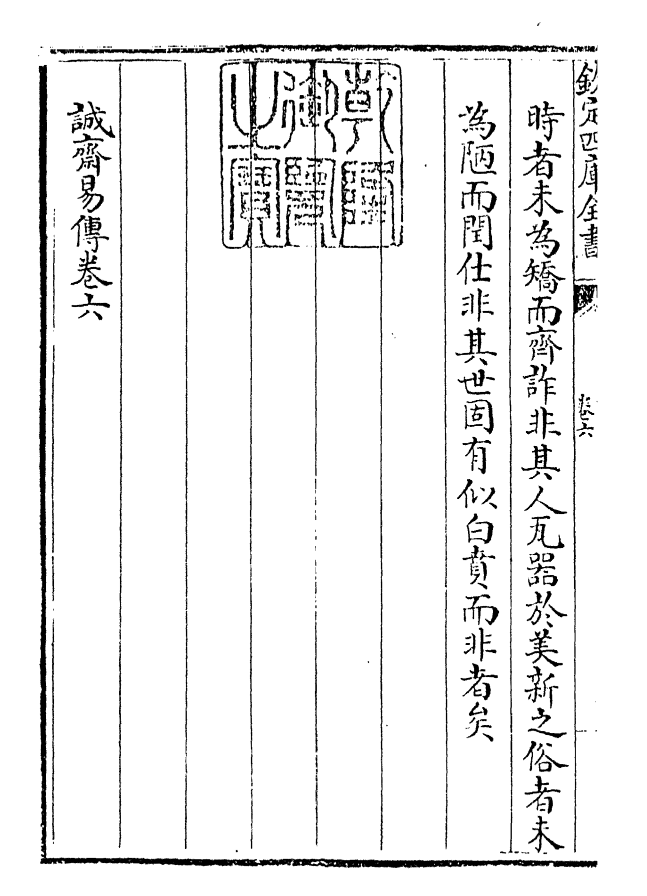
吝吝之於非其人然後施之惟其人矣吝故榮榮故
喜喜故吉賢者榮之而畢赴喜孰大焉百里入而秦
喜樂克用而軻喜喜孰大焉然賁之時猶有士之隱
於丘園非六五之恥乎且隱丘園者孰哉初九義不
乘六二之車舍之而徒行者是也六二不能致初九
而六五之君乃能致之六二畀乎子房而六五之賢
於高祖可以為六二歉而為六五賀矣六五何恥焉
故曰六五賁之至盛也六五坤體坤為吝嗇故曰吝

終吉嗚呼六五之賁丘園其湯之莘高宗之巖文王之渭乎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易窮則變文窮則質上九居賁飾之極文之窮也救文之窮其惟質乎故曰白賁白者質素而無色也上九居賁之世自下卦之二分而文上六之柔志在成賁也不成賁以吝而成賁以白然後賁之治成而賁之敝不作不敝故无咎无咎故得志布被於窮奢之

時者未為矯而齊詐非其人无器於美新之俗者未為陋而閏仕非其世固有似白賁而非者矣



誠齋易傳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誠齋易傳卷七八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貢生臣齊兆求

誠齋易傳卷七

宋　楊萬里　撰

䷖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剥落也自一陰之始生而愈長進而愈上至於五陽為五陰矣五陰盛而外一陽小人衆而外一君子故

君子不利有所往此君子處剥之道也然則不利有所往其遂聽天下之自亂乎聖人固曰盍觀諸剥之象乎坤順艮止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故解黨禍者陳寔之臨延唐祚者方慶之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此君子治剥之道也然天亦豈忍天下之久剥乎五陽消矣消極必息五隂盈矣盈極必虚故剥極而七日来復是以君子尚之也於是乎知有天道蓋天道已行矣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五陰盛而剝一陽為小人剝君子言剛柔也高山摧而附下地為下民剝君上言坤艮也厚其地山不摧厚其民上不危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天下之勢若處屋屋上庇牀下承人中處者也害人者先壞其牀之足害國者先壞其國之足君子者人主之股肱也非國之足乎小人之滅正道消君子剝

牀之足者也正道滅而後凶于而國者隨之王章不誅漢不亡任愷不去晉不亂故剥始於滅下其流及上一柔自下首變一剛故有剥足之象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牀之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為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罷九齡相林甫之日也與五陰一陽陽孤且外孰為之與故曰未有與也未有者聖人

猶待其有也乎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陰類不應其類而獨應上九之陽内則失上下羣陰之心外亦未能為一君子之助然許其无咎者勸之之辭也程子以呂强當之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五君位也其象身也剥牀及膚災近於身小人近尊災切於君四陰自下而進黨日衆勢日成災其君必

矣其當恭卓寃惡龔林甫國忠權盛之日乎

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羣陰之類亦羣陰之主能總羣陰以聽命而止其害正能調羣陰以恩倖而止其弄權乃六五柔得尊位順而止之之道也魚宫人陰類也謂下四陰也貫者聽而總之也寵者心以倖之也如是庶乎羣小不為害矣无不利者言不為害而已非盛世之大利也其唐之代宗乎使文宗忍録過甘露何由而作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上九當五陰並進之日衆陽剥落之餘一陽獨存其猶歲寒百果揺落之後尚餘一碩大之果而不為所食耶亦危矣當是時君子至孤矣而猶曰得輿而民所載小人極盛矣而猶曰剥廬而終不可用何也陰極生陽亂極思治白公之亂楚幾亡矣而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安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人而民所載之

效也羣小剥正道以覆邦家如剥牀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剥其室廬此大厦將顛之時也有國者亦可以少悟矣惡来亡商尹氏亡周椒蘭亡楚斯高亡秦張禹胡廣亡漢賈充亡晉守澄令孜亡唐此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之効也曰終不可用儆之之至也五陰載一陽庶民載一輿之象一陽庇五陰廬之象坤為大輿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何以亨曰剛反何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曰動而以順行何以反復其道七日来復曰天行何以利有攸往曰剛長陽窮於剝之上必反於復之下反歸也陽歸為主陰去為客主安得不亨故復之亨以剛之

反喜之之辭也震一陽動而進坤羣陰順而退陽既入而處於下又將出而進於上何必欲速疾速也復而臨臨而泰三陽朋来則復不孤何患有咎故動而以順行則自然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俟之之辭也天道之行消則息終則始觀息之出入物之榮枯日之朝夕月之晦朔歳之冬春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曷嘗頃刻而息哉故天行則自然反復其道七日来復慰之之辭也七日者自坤之初六一陰生於午至復之

初九一陽生於子七月而曰七日猶詩一之日二之日也陽長則萬物望生息之功君子長則天下望平治之福豈得止而不行哉故剛長則利有攸往勉之之辭也聖人極言復之亨矣无咎矣利矣又一言斷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則孰為天地之心動而生物是天地之心貴陽賤陰是天地之心長君子消小人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不可見也聖人觀於復而見之又提之以示人有天下者可不求彼之心為

此之心乎體之聖失之愚履之治舍之亂聖愚治亂此心而已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陽也地陰也冬至之日涸陰雖氷於地上一陽已萌於地中故萬物皆寒井水獨温自閉關以下皆聖人順天時之一端也如後世月令是已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卦義為君子道長象義為承順天時爻義為反復於善易之道无不含羅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下卦震而動之初初九動而復之初動而過過而忘反反而已遠凶之道也豈特有悔而已初九動而即復不遠而復也動生於心復亦生於心復心一生動心自寂君子以此修身吉之大也何悔之有故仲尼以顔子當之謂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幾者動之微知者復之微大哉知乎故大學在致知人心之知

即天地之陽生陽一生天地復知一至君子復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九不遠復復未形之過也六二休復復已形之過也何以知六二為復已形之過也初而即復一過亦无何形之有二而後復已一過矣動而一過過而後求休息以補剝而息縣非二過而何雖然不有初九克已之仁人則六二无輔仁之友不有六二降心於仁人則六二无下仁之益故微曾子子夏不聞喪明

之罪微子游曾子不察襲裘之過故初九巳復六二人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初九无一過六二二過六三三過是屢過屢復也故為頻復厲厲危也非頻復之危也危而无咎者復於義則无咎也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儆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非而其使人亦告仲尼以欲寡其過而未能伯玉且

然而況不為伯玉者乎故曾子一日三省其身伯玉歲省曾子日省學者時省其庶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居上下四陰之間而處其中故為中行不從四陰而獨應初九之一陽故為獨復居中得正者道也應一陽之君子亦道也故曰從道此如夷子鳥因徐辟而見孟子視陳相則優不可以為公孫丑萬章故未許之以吉无咎无悔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當陽長之時居君尊之位危可復於安亂可復於治亡可復於存猶運之掌也然僅能敦復无悔者柔而已惟其柔故一陽疏遠而不能援也四陰强盛而不警也則亦僅能成中材之主而已其周襄王漢元帝之徒與考成也敦厚也六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猶與其復者襄王出而復元帝擯而復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以陰柔小人之極居亢滿大臣之位遂其姦而不改迷於邪而不復故凶于而身則天災人眚之畢集凶于而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盧杞是也害真卿沮懷光天下皆以為姦邪而德宗獨不覺其姦邪伐叛之師未反而朱泚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解而梁州之幸已嚴自是而後姑息之政行強藩之勢成矣至于元和乃始克征何啻十年而已乎乾之上九為

君之亢復之上六以其國君凶則國君者六五也以之者上六也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曰反道者君道在復今六五之君道乃為上六所左右至於迷而違之何復之有彖曰剛反反言歸也寇退曾子反是也上六曰反君道反言違也文質相反是也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此得聖人本

意矣誠者天之道妄者人之欲无一毫之妄誠之至也无妄所以元亨者利在貞而已正則誠邪則妄若匪正而動則動必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非无妄之不利於往也不正而妄則不利於往也若堯舜之禪湯武之師禹之治水動以天也子噲之遜苻堅之師鯀之治水動以人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来而為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

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下震本坤體初九自坤之上而来居坤之下為震故曰剛自外来卦之成以震為主震之卦以陽為主下卦為内故曰為主於内震動乾健動以天也故曰動而健九五之君以剛健中正倡於上六二之臣以柔順中正應於下其動豈有妄乎故曰剛中而應此其所以動而大亨也何為動而亨也動以正也何為而能動以正也動以天也何為而能動以天也天實命

吾動也故武王誓師曰天命文考肅將天威天命文武以動文武其得不動乎然則天命文王而武王何自知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也八百國三千臣億兆人以天之命詔武王而武王乃伐商是謂動以天舉國之諫亦以天之命止符堅而堅必伐晉是謂動以人欲當堅之時内外无事可謂小康是亦无妄之世也而堅匪正妄動往將何之宜其敗亡而天命不祐也非天不祐也天亦不能祐也行矣哉言必不行

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行於天之下而鼓於物之上者其雷乎雷以時行而不妄行物與雷俱出而不妄出蓋雷宜收而行則物稽於藏雷宜行而收則物滯於達物之无妄視雷之无妄故曰物與无妄先王之育萬物亦體雷行及時之義對越而茂勉之爾董仲舒引書曰茂哉茂哉古

茂懋通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九本乾之體初居震之始所謂動以天者也動以天而无妄焉往而不吉不得志哉雷動於初而不妄萬物一歳之盛福也聖人動於初而不妄萬民一世之盛福也故伊尹戒太甲以謹厥初周公戒成王以在厥初然則高宗三年不言威王三年不飛何耶非不動也謹於初動也是惟无動動而得志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初耕之二穫之初菑之二畬之為二者何必矜其能耕且菑而妄動以變初之成哉一矜而動即動以人欲子王變子文之政參遵何之法子玉為能參為不能矣然能者敗不能者安六二順而中不矜能則焉往而不利雖不耕不菑不求富貴在其中矣未富者實富而名未富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六三震終而近乾動以天也无妄之至也震卦而坤爻以靜處動也動而未嘗動也吉凶生乎動今六三未嘗動而災是謂无妄之災災自我來自我得此有妄之災非我來而我得此无妄之災既无妄奚而災曰事固有不相及而相遭者城失火池魚殃魯酒薄邯鄲圍今有牛繫於斯問主之者誰莫知也問繫之者誰莫知也故稱或焉然牛之繫於斯惟其存於斯使塗之人夜半取之而去則主之者與繫之者出而

訟之矣當是時塗之人不可得而訟可訟者邑居而已居者奚罪焉葢不幸罹災耳此非无妄之災乎故仲尼被圍貌偶似陽虎也不疑償金偶與亡金者同舍也六三无妄而災六三可无媿矣故災至无媿者聖賢君子之所能也无妄免災者非聖賢君子之所能也災非无妄之所能免而小人行險妄動以求免不亦遠乎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以剛居柔此豈妄動者哉故許之曰可以貞固而守此道則无咎矣又堅之曰能貞固而守之則可以有之而不失矣此回之擇乎中庸而不失所以異於不能朞月守者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五以剛健中正而居尊二以柔順中正而正應此无妄之至也无妄之至而猶有疾則如之何聽其自作信其自愈而已然則有疾而不治可乎曰有有妄之

疾有无妄之疾犯寒暑荒酒色如是而得疾有妄之疾也不治者死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如是而偶疾无妄之疾也治者亦死不治有妄之疾而死者晉景公齊桓侯是也不治无妄之疾而不死者仲尼遽子馮是也故无妄之疾不藥无妄之藥不試則疾自愈而有喜矣无妄之疾无疾之疾也勿藥可也无妄之藥无害之藥也亦不可試何哉蓋善養生者主梁肉而寇藥石藥固无害矣吾无疾焉用藥藥无害猶不可

試而況有害者乎故孔子曰某未達不敢嘗聖人不
試无妄之藥而秦人以未富强為疾補之以商鞅之
烏喙晉人以未清虛為疾下之以王衍之甘遂藥之
初何如哉故有苗疾虞而禹班師秦和自此充越人
非疾漢而武帝興師虛耗自此痼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世六爻皆无妄也故至上九聖人亦許之以
无妄然許之未幾而戒之以行有眚无攸利者何也

无妄之為卦動卦也然必動而不妄乃許其動動萬物者莫迅乎雷宰萬物者莫尊乎天雷動乎下而非天宰之於上則雷不發而震物必有札傷者矣天下雷行雷制於天也初九發造化之始六二成造化之終有必不可不動者是為動而无妄故聖人許其往吉往利造化成矣譬之農焉初九耕之六二穫之至於六三處順以稟之而已九四安富以守之而已九五之主人高拱以饗之而已上九入此室處曰為𠬝

歲而已使上九居无妄之極而復欲動而有行幾何不貽窮之災乎唐太宗高麗之師明皇雲南之師是已故二之前有動而无妄三之後无妄而无動然則无妄雖曰動卦吾必謂之靜卦矣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聚也止也山韞天者聚之大也山止天者止之大也臣止君以不爲不若止君以恥爲吾惟正心以及

身正身以及君雖不止之以不為而君自恥為矣故

大畜利貞貞正也利貞臣能賢也不家食君用賢也君臣相逢吉孰大焉雖當險難之世猶濟也況治平之世乎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君德剛健則有進而无息君德篤實則有韞而无竭韞而進進而韞韞於中者充實則溢於外者輝光輝

光而進進无息則輝光者日新其輝光矣日月常見而終古常新運而无息故也吾君之德何為而臻兹能尚賢故也其孰為賢上九是也其孰能尚賢六五之君是也上九以陽剛之賢六五以柔順之資上上九而巳下之不曰剛上而尚賢乎然則上九臣也居尊位之上可乎上之者非上其位也上其德也武尊望曰尚父康尊畢曰父師是也尚亦上也以五上二位言為君尚臣以艮乾二體言為臣止君乾為君艮

為少男乾健欲上進而艮止之於下此臣之止其君之不善者也曷為能止君之不善有大人正己之德而潛格其非心也凡天下之不善吾皆止而不為則不必止其君也蓋有不止之止者矣故曰能止健大正也故袖中之鷂聦魏徵之見苑中之游畏韓休之聞夫豈待面折禽荒章交盤遊哉不然三歸之卿能禁六嬖之霸貲貪之宰能杜窮奢之主乎乾剛健艮篤實初二三上皆陽明故輝光天夕則晨山落則祭

故日新五應二故應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之體小於天而能藴天道人之心靈於山而能聚

天德君子之畜其德聚天德也何以聚之誦堯舜禹

湯文武周孔之言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行多聞

多見而默識心通焉識其在彼體之在此賢一變至

於聖聖一變至於天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臣止君在初君受止亦在初初九陽躁欲上進之初也六四以山壓而止之其必有危言難受大欲難奪者矣初九能易其所至雖知其拂乎吾心而利乎天下國家從而已之則可以不犯天下之災咎矣舜禹以益之一言而班征苗之師受止而能已之也符堅以舉國之諫而不回伐晉之役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輿所以行也說輹所以不行也二居中得正而受六

五之止故中而无尤太宗欲幸東都畏魏徵之諫而止與説輹之義也凡卦二爲臣此九二乾爲君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志乎進者乾之性止其進者艮之力乾為馬志乎進者也如君子之畜德者亦志乎進以行道也九三居健之極上九居止之極健極則塞者通止極則嚴者寛而況九三有初九九二廹其進於下有上九引其

進於上乎上九艮體而陽德艮體則止九三者也陽
德則其志合九三者也前一馬以導之後二馬以驅
之是良馬四之而相逐者也其進而不可止也孰禦
焉而况於有車輿之堅有兵衛之衆哉宜其利有攸
往也然聖人必戒之曰利艱貞者言必難進而進必
以正也又曰閑輿衛者言必為之防閑也初喜其往
卒憂其妄惟艱惟閑貞在其間畜德君子行中有止

九二為輿衆陽為衛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牛初九之象也牿牛在幼止惡在微六四居大臣之位當止健之任及初九陽之微而止之則大吉而有喜矣蓋旨酒糠丘之濫觴漆器象箸之履霜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豕牙傷物而性躁慾求其牙之不傷不若使其躁慾之不萌豶其躁慾之源則消其傷物之具矣堯以心惟危故逸樂慢遊之過絶湯以禮制心故聲色貨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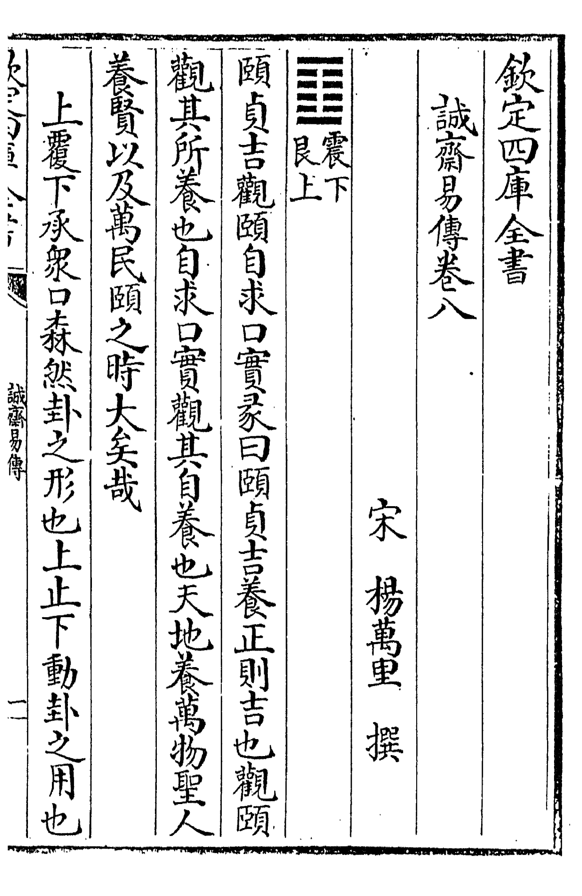
之怠消皆積豕之牙之義也吉而有慶孰加於堯湯乎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以艮止乾則為以臣止君之不善以二陰止三陽則為陰柔止陽剛之羣賢止君惡者始必止止羣賢者終必通而況上九之一陽與九三合忠與三陽同類乎良馬相逐而衢路大通賢之所以並進道之所以大行善類之所以光亨也止惡而不止善是大畜之

義也有一舜在上有十六相在下共驩其能止之乎

誠齋易傳卷七



誠齋易傳卷八

宋　楊萬里　撰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上覆下承衆口森然卦之形也上止下動卦之用也

皆頰齒飲食之象故頤養也頤之時聖人養賢君子可仕之時也然聖人之所養君子之自養貞則吉邪則凶故上不可輕施其養下不可輕就其養上之所施必觀其所養之邪正所養者賢而正則萬民均得其所養下之所就必反觀自養之邪正自養者實而正則聖人不失其所養是養一人而福天下不曰養正則吉乎堯憂不得舜舜憂不得禹臯是也天地養萬物萬物以天地為天地堯舜養賢以及萬民萬民

以堯舜為天地吉孰大焉斯時豈易逢哉故聖人喜
之曰頤之時大矣哉自求口實實而非偽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雷生之山成之此天地之養萬物也言出於口鳴其
身亦冦其身故欲慎其出食入於口腴其體亦酖其
體故欲節其入此君子之自養也然慎言非默當其
可則諫死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不可則采薇不
羨林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下卦三爻皆下之自養初九未粹之君子也有賢智之資而溺於自養者也故以陽明之智如龜之靈非无其資也然見六四之貴臣則動頤而求養其智安在聖人惜之未絶之也故既責其舍己而徇欲又戒之以必凶又恥之以不足貴庶其有改乎子夏之悦紛華子路之願裘馬𡵞是與朶動也震動初應四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君子小人之雜也居下卦之中有中人之資而可善可惡者也惡從善賤從貴猶陰從陽也六二下近於初之賢既欲下比從之以養其德而初非其應上觀於上九之貴又欲上比從之以養其祿而上亦非其應於是猖狂妄行陷於非僻而不自反征凶者妄行而凶也所以妄行者善與貴兩從而不擇下與上兩比而不應故失其類也吳起始師曾子卒棄其

母以求仕李斯始師荀卿卒棄其學以滅宗皆失其守而不能自養兩從而妄行之禍也自上下下曰顛言從初九而倒置也自下上上曰拂言從上九而違常也卬上九也艮為山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小人之粹也上无初九之靈龜次无六二之兩從蓋明然拂違自養之正道而公然敢肆大悖以干

利者也資本陰柔一也居不中正二也躁欲之極三也挾三不正不知自養而躁於求養其伾文八司馬之徒與故温死於衡宗元死於柳十年勿用未為久廢也六三之所以至此者干利而已聖人斷然曉之曰凶又曰无攸利拔其本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卦三爻皆上之所養六二顛頤而凶初九不應也

六四顛頤而吉初九應之也六四以近君之大臣而下求於初九无位之賢者是倒置也而初九陽剛嚴正之德如虎視馬六四下而覩之亦望而畏之非心邪意不待初九之切磋而自消其欲逐德何如哉逐逐言消去也以此養德而佐六五之君以養天下又何咎矣上施光也言六四在上而所施者光大也周公下白屋上也衛青有揖客薛宣不敢吏朱雲次也初九之於六四有朶頤之戒六四之於初九有虎視

之畏下不輕其就上不輕其禮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養天下之君也陰柔之才不足以養天下而反求上九之養已拂其經常者也上九位臣而德師六五安居於貞固而无為順從於上九而不違而天下自得其養矣此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何必涉險有為而後為聖哉程子以成王賴周公當之盡

矣艮止故不可涉大川六二拂經而凶以利動也六五拂經而吉以道來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一卦二陽而初九在下在上而居師臣之位者上九而已六五之君所倚信而衆陰臣民所畢聽者故頤養天下皆由已出故曰由頤然位高德重必惕厲而後吉果能惕厲而不自盈以上九之才犯險猶必濟况平世乎故大有慶也程子以伊周當之艮止而利

涉大川何也止極必動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何時也大厦將傾之時也下橈將壓其本弱矣上橈將折其末弱矣此不可為之時也而曰利有攸往亨何也非天下不可為之事无以施天下大

過人之才孰為天下大過人之才九五之剛陽君有斯才矣九二大臣又斯才矣九四近臣又斯才也九三羣臣又斯才也斯厦也有九五之梁以主之有九二九三九四松栢杞梓之柱森然以支吾之棟雖橈也厦其可顛乎不惟不可顛也又將扶其顛而起之也而况四剛雖過於剛而二五乃得其中為下者順而從為上者說而行往安所不利而不亨乎本謂初六末謂上六上六居上棟也初六礎也亦曰棟者卦

之反為上六四陽剛過故為大者過陽大隂小小往大来是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木在澤下木可沒而不可仆君子以之舉大過人之事則獨立而不懼故東征之師周人之艱乃周公之易水在木上水可濡而不可入君子以之堅大過人之行則遯世而无悶故陋巷之窮乃顔子之達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六柔也初下也君子當大過之世而在下柔以順承潔以自淑而已林宗曰大厦將顛非一木之支不忤羣小獨免黨禍故无咎藉承也茅柔也白潔也柔故不忤羣小潔故亦不汙羣小巽為白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居謙柔之地以下比於初六此大臣之能下士而得助者也持是道以當大厦將顛之

世則廢可興衰可扶矣木枯而根生廢可興也身老而妻壯衰可扶也然則大厦之顛何患於不起哉故曰无不利蕭何必薦韓信鄧禹必薦寇恂所謂大厦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畧也巽木也九二剛過故為枯楊為老夫又長女也故初六為女妻初六耦而散散根象也故為生稊稊根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橈者上六初六也而於九三言棟橈凶何也九三

志過鋭力過勇將欲輔上六之棟而適以壞之者也

扶傾者傾必速支厦者厦必覆非扶持之罪也過於

扶持之罪也九三以陽居陽故不可以輔上六之橈

陳蕃竇武以之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大過不厭於過亦不過於過以四剛振二弱不厭於

過也以剛處剛不為九三之凶則為九五之不可久

扶傾拯橈之處者其惟四與二乎皆以剛處柔之力

也上棟下宇九四非棟也而曰棟隆者何也窮上者必反下棟折者必易材九四非棟位也而棟材也上六折矣兌反而巽則上六自外下而為六四九四自六上而為上九矣大過之棟其不巍巍乎其隆哉退韋賢千秋而相丙魏退張説藏用而相姚宋退珣瑜執誼而相黄裳漢唐之興也勃焉此棟隆吉之效也然四與初應有他志而橈於下之一陰則吝也戒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振大過之世患无剛陽之臣有剛陽之臣患无剛陽之君九五剛陽之君也今乃僅能无咎而已既无譽又不可久又可醜何也九二不應而比於初九三有志而過於勇九四有材而不居棟之位九五以剛居剛過於剛而輕於舉三陽不為之用而獨倚上六陰邪之小人以為助魯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公為

郃陵厲公欲抑司馬氏而倚曹爽唐文宗欲除宦寺
而倚訓注何可久之驗也木枯而華是速其枯也故
何可久男未室曰士女已嫁曰婦士夫九五无助也
老婦上六居一卦老陰之極也以已嫁之婦而失節
娶失節之婦而復老邪无恥之甚故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程子謂上六以陰柔處過極不恤危亡履險蹈禍是
也孔氏楊氏以為龍逢比干非也二子豈陰柔者哉

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沒其頂任重而過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沒其身爲衍曹矣訓注以之其凶大矣而曰无咎非无咎也不可咎也當自咎而已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水内陽而外陰故其明内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火内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一陽交於二陰之中亦陷於二陰之中故水為坎坎陷也險也鑿險而陷物曰坎坎用牲是也習重也習吉是也上下重坎故曰習坎陽動故曰水流陷於中而未出故曰不盈水惟險則行故曰行險中實故曰孚信剛在中心象故曰心亨險

惟行則濟故曰往有尚又曰有功天險上卦地險下

卦王九五公九二法天之不可升故設甲高貴賤之

嚴法地之不可踰故設城郭溝池之固有險之時不

可不濟无險之用不可不設故曰大矣哉習坎之上

疑脱一坎字蓋八卦无複名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一至則易竭再至則方增君子法再至之水以此

進德以此教民皆方增无倦之意洊再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君子猶以為未又設險中之險坎險也窞險中之險也虞翻曰坎中小穴曰窞以坎為未險而復穴其中其陷君子不遺餘巧矣然穽人者必自穽險人者必自險紿道而陷善類未有不自陷而凶者也故宦者盛而黨錮興黨人死而宦者滅初居坎之最下故為窞初一爻穴之象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其羑里之事耶以剛毅之德行中正之道九二何罪焉逢二陰之有險而陷其中此君子之不幸也惟以剛居柔勿以剛競而以順求庶乎小濟可大濟不可小得未出二陰之中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處剛强之位此小人欲為猖狂之舉妄意於見用而邀功者也聖人則曰斯人宜勿用

用之終无功何也欲有所來而退乎下則入于險中
欲有所之而進乎上則犯夫重險進退皆險故曰坎
坎遇險固欲濟也然倚奸險之人以求濟險者祗益
其險也阻且枕枕倚也入於坎窞益其險也訓注是
已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
剛柔際也

濟險者衆則易孤則難九二求出險而未能出盖內

水所陷者深而不盈也必外水洊至則二水合而寖盈矣六四外水之再至者也恃再至之勢而不交於内水則内无主九二内水之先至者也恃先至之源而不納夫外水則外无援六四之與九二必也相交以禮相示以質相通以信則庶乎險難之可濟而終无咎矣乎交懽於勃而漢始安嶠自結於導而晉復振樽酒簋貳禮也用缶質也納約信也自牖内外之通也剛九二柔六四際交際六四九二非應也而交

際者九二內水之主也六四外水始至之客也古語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應如左右手其九二六四之謂與約如約信盟誓之約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險難之濟否視君子小人之衆寡小人衆而君子寡則一君子不勝衆小人羣臣皆小人而人主孤則一賢君亦不勝羣小九五以剛中之德而履尊位又有九二剛陽之大臣以佐下風可以濟險有餘矣然而

僅能无咎者如水之不盈而未平也曷為其不盈而未平也陷於上六六四之中而未出也唐之代宗文宗是也代宗陷於藩鎮之險而未能出惟郭子儀可以出之然子儀自陷於朝恩輔國讒波之中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元稹程异浸潤之内然則二君其如羣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中未大也君雖有剛中之徳亦終不能成大功而巳矣九五九二君臣皆陷於二陰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君臣相正國之肥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上六安足以知此哉挾陰邪之資竊權勢之重而乘九五之上立九五之前此小人蔽君之明而制之者也文宗曰周赧漢獻受制於强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殆不如赧獻此坎之九五逢四陰之衆而又制於上六之强者與然上六豈終免乎宦寺誅而唐亦以亡此徽纆

叢棘之禍也三歲執之而不得者強也亦三歲而凶者窮也其暫雖強其窮必凶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者明卦也曰利貞亨畜牝牛吉何也明蔽必察明而養之以正乃亨故曰利貞亨明過必剛明而養之

以柔乃吉故曰畜牝牛吉牛柔畜也牝牛柔之柔者也離之義麗也火出於至无生於至虚麗於薪則无者有虚者實薪盡則復初五在上君也天也二在下臣也土也君臣以明相重各矜其明而明无所麗是猶日月不麗乎天百穀草木不麗乎土也可乎君之明麗乎正即日月麗乎天其明彌高而不流於顯宗德宗之察臣之明麗乎正即百穀草木麗乎土其明彌厚而不墮於韓非晁錯之薄此唐虞三代君臣之

明也其化成天下宜哉柔中謂六五柔正謂六二牝牛謂二陰皆坤坤為母牛畜養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明之奇者其明孤而匱明之兩者其明續而久昜謂明兩六五不矜其明而續以六二之明是日所不及而續以月君所不及而續以賢也故日月之明終古不忒大人之明四方畢照辯忠邪知疾苦燭幽側處長久皆照四方之謂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以文明之德剛陽之資居離明之初如火之始然日之始旦雖在下而未升无位而未進而其踐履之實錯然璀璨於天下已不可掩矣非晦其明則衆之所忌咎之所集敬者畏謹而晦其明也故无咎非无咎也敬畏以避之也夫子之少也孟僖子已知其聖矣然聖德彰而衆忌與晏子子西之賢然且疑其害於國於陳蔡大夫乎何誅曰聖則吾不能聖則吾

豈敢事君盡禮為禮必敬恂恂誾誾似不能言故匡人不能殺桓魋不能害不然何以避咎哉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當文明之世居大臣之位而能以謙柔之德體中正之道此其所以獲甚大之吉為一卦之盛也周公公孫碩膚以之黃者中之色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君子哀樂必類曹大子聞樂而嘆君子曰非嘆所也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九三歌未畢也而嗟又繼之哀樂不類何也年過而耋位過而昏如日之昃也其能久乎免此者其惟衛武公乎九三下卦之極故為日昃為大耋離為日九老陽三不中故昃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九四乘羣下之上逼近君之位而席内外重火之氣

燄故其與㬥然其來突然如有縱焚之勢而不可撲
滅者然下則九三剛强而不可入上則六五中正而
不可犯此其火必至若燼而死若灰而棄焉耳何也
進退皆无所容也管蔡楚子圍晉智伯以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以文明之徳履至尊之位而逼於九四之强臣
亦危矣然能以柔居剛晦之以柔故明之以剛始之
以憂故終之以吉涕而嗟憂之至也然孰知沱若之

涕足以下焚如之威嗟若之聲足以震突如之勢哉此成王閔予小子管蔡難大之時也宜卒平三監而吉與曰離王公者謂王公惟居離明之時逢憂危之事乃可吉爾居昏世遇危事殆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九以剛明之極而居上此王者除元惡以大正其國之事也其成王顯顯令德四征不庭之時乎程子

謂去其首惡而非及其醜類得之矣

誠齋易傳卷八